

晉書 七

列傳

平原王幹
琅邪王佃
清惠亭侯京
扶風王駿
梁王彤
齊王攸
城陽王兆
遼東王定國

廣漢王廣德
樂安王鑿
樂平王延祚
王沉
荀顛
荀勗
馮紕
賈充
楊駿

魏舒
李喜
劉寔
高光
王暉
王濬
唐彬
山濤
王戎

樂廣
鄭袤
李胤
盧欽
華表
石鑿
溫羨

廿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7

文庫11
D 271
7

010190559047

晉書列傳卷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
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伉清惠亭侯京扶風武
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
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
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
帝踐祚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
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



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
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
卽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
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
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送之雖
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
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關失前後愛妾死旣
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
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

正復爲侍中加大保齊王問之平趙王倫也室宗朝
士皆以牛酒勞問幹獨懷百錢見問出之曰趙王逆
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
居不可不慎問旣輔政幹請之問出迎拜幹入踞其
牀不命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
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
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
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
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
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

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墜滅

琅邪武王佃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祚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佃表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佃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

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佃請降詔曰琅邪王佃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平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佃旣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方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秬梁等物

遺侍中間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
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立又
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濯爲淮陵王覲字
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
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爲琅邪王奉恭王祀哀
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
琅邪王成和之初旣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
邪王康帝卽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
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
國祀簡文帝登祚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
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
帝旣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
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
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
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
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倂弟侃親善酒
酣倂等言張華之寃澹性酗酒因兪殺之送首于倫
其醜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
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

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
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
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
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
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
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
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
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
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
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
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
倣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倣爲舅家之患
是日亦以非罪誅倣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
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
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
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
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
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
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濯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
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濯與
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
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
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
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
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
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
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因之國咸寧初徵爲
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
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
十七戶增燕國爲三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
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誦諷誦
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
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
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
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
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

鎮許昌武帝踐祚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冢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晉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羗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仙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散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

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

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勲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又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

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

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

晉書 卷八
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
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
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
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叅軍王銓曰我從兄爲
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
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
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
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
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輔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

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
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
受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
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
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
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
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諡曰彤位
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
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
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

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食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諡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柱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慄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

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為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穌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為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燕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

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親任
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
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
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
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
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
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
選國內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
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
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

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
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日除長吏
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
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
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
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
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
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
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
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

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
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
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
鞭朴作教以正違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
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
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
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
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
所闕以賴股肱匡救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
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

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
詔以比年飢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
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
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血
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
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
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
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
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
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餒哉考績黜陟畢

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
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
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
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
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
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
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
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廷統重故授立太子尊以
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
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稟
作傳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
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
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
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問
昔有江克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
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
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
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
司義敢告在闡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克爲司空
侍中太傅如故初佞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佞輒撫

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欬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

晉書列傳卷八
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引帝載攸口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旣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旣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講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昷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

晉書列傳 卷八 發三子蕤贊寔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蘇既極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卽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以是益怨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罔事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勲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徵服奔走經宿乃還姦

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
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蕤上
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蕤
罔死詔誅鍾復蕤改葬以王禮

賈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
諡沖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賈薨又以寔繼廣漢
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
騎常侍代齊王罔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
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

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祚詔曰亡
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
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
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
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
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
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
遵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

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鑿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祚封樂安王帝爲鑿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鑿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皆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

將軍代清河王暹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鑿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異其差今遂廢瘖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

晉書列傳卷九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
 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和事和如父
 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
 為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
 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
 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
 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
 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
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
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
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
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
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
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
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
日主簿陳厥褚若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晏
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
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
敎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
貪賂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
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
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
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棟
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
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

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
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若復白曰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
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
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
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周
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
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
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
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

碧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
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
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
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
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
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
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
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
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振南將軍武帝卽
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

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
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錄尚
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
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
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
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
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
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
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
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
勲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
冀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
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
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于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
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沉
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
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
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

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石
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
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
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
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
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
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
浚擁衆挾兩端遇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
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
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
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
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
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
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
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
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
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
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
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

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末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桮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桮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桮遣閻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桮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紱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

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倚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典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暉爲青州暉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

晉書列傳 卷九
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
婿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
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
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
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
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
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
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
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
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自上尊
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
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
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
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
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
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
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
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
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
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

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莧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顓

荀顓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顓奇之曰苟令若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顓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顓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顓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顓承奉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

翻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者。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育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

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荀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斐，射聲校尉。父盼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岐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旣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倖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

禮儀考
卷之九
禮記

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為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

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問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為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

明讞。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
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
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
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
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
孫顯爲潁陽亭侯。乃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
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
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
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
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
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
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
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
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
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
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
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
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
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

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坐，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

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勲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叅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堯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

下上稱程咸張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畜夫不宜見用酈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愚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曷及和嶠往觀之曷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曷帝將廢賈妃曷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曷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曷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婿武統亦說曷宜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曷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曷守尚書令曷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曷曰奪我鳳凰池諸君

賀我耶。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闕於
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
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
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
甲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
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
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
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
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
簡子峻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
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

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磬
以從駕討齊王冏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
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
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
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
保藩二子邃闔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
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

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
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
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
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
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
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
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
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
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

靖子汪嗣

閻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
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
葬閻與冏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
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
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閻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
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閻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
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
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

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
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
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
爲左右長史東平王興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
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又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
閻丘沖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
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
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
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

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
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
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之舅及領司隸校
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間封建興初詔
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
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郡守皆承制行焉
進封臨穎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
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
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
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

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
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
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
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
錄尚書事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
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
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
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
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

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
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味有客載在雅頌今
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
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
役時尚書張閻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春
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
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通替
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
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時無列國之
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

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士郭
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
議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况
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
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
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
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
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曹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

太守統少博涉經史譙惇機辨歷仕爲魏郡太守轉
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
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
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
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
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
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
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
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
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

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頌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其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讐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羅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晉書列傳卷九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
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
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
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
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褒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
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謠踰里成詠易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
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
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授昇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慙臨淮
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
螫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音義

厥

許金反

磬

力灼反

緼

古恒反

顛

音浩

契

音薛

倅

千代反

睢

七余反

賈

音古

挈

苦績反

愉

於緣反

奸

音干

否

音圮

毗

音反

眇

弋昭反

與

音丙

迂

音悟

輯

音集

適

音嬌

媵

音反

巽

音必

至

音發

晉書列傳卷九

終

晉書列傳卷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

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
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
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
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
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
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
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
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
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
率衆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
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
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
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
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
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
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
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
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

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闓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旣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辨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頴、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頴、騎都尉成公綏、荀勗、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旣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典故。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疋，以母憂去職。

詔遣皇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
霽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
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
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
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
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
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
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副
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
氏羌氏羌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

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
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
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
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
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
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
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
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
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
鼓吹，給第一駟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

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待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疋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

晉書列傳卷之八
得禱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
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
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
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
摠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
馬二十人大車宮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
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
行吾更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
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
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魁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
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
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
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
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
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
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
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
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

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
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
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
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
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
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
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
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鑿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
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
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蓋
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成若郭槐性
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
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
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
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
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
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
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上良史書
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
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

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塋，賜二千萬，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成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滂。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徵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旣多，質之禮官，皆

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末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官人扶去。旣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

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

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槐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耐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讙賓寮，其女輒於青璫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

竟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諡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鑱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琊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

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贊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王正。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也。

事遂施行尋轉侍中

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

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輩令
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
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
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
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
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
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
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
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
如此者是術府之勳耳終當使繼嗣死於鍾虞之間
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
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
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
復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
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
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
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未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
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秦始中人爲充等謚曰賈
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晉書列傳 卷十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彞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知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官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大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譏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養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詵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玠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

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叅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官將殯六官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貴百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揔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

晉書列傳卷之六十五
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
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
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
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
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
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
共叅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
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
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
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
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
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
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
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
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
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
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
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
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

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間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旣誅莫敢收者惟大傅舍人巴西閹纂殞殮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

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珣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珣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珣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珣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珣而手刃之珣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珣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已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蹻爲稱職與兄

人傑曰
願盡射獵
之致

珖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
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
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
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
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
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
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
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
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祭
之夕東官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
傅當至東官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
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
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
之請非唯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
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至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

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珩職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瓊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玼雖先覺。亦罹禍殃。

音義

度 待洛反 毋 音無 要 一遙反 緹 上徒奚反 幢 下宅江反 綬 音綬 愕 五各反

眇 之忍傅反 斷 丁亂反 詈 方智反 顛 丁降反 俊 七全反 虞 音巨

確 苦角反 玼 遙音 領 五慮反 關 音奄 斫 之藥反 刺 七亦反

亡 附反 又 亡反 褶 神入反 又 是汁反 洪 音逸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

事唯太厚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
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
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
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
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邵上計
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
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爲已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
雁池長遷浚儀令人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
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
論者咸有媿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
每與叅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
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
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
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叅軍封劇陽子府朝碎
務未嘗見是非至于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
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
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
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

晉書列傳 卷十一
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墓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于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詔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

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縵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祥案典禮令皆如舊制于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于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懲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徙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

下增一
字便會
雖然

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仙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于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大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晉書列傳 卷十一 五
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
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
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
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
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今熹允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
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由
群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
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
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
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
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
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
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
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憚然
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
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
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
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
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

諫爭辭甚懇切，意自歷任，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贛，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

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

鍾人傑曰
太冗漫之
精紫之神

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于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典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

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
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
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
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
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
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
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于見讓
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
官無政績之稱讓者必無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
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
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
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
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
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
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
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
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
一難得而分矣叅錯相亂真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
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

爾也昔齊王好聽箏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箏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箏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生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箏聲有甚于先生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

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手讓于稷契及臯陶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豫選之矣必詳于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于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于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

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
心也其所用心者哉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
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
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于勝已故世爭
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
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
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
鶩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
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于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
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魏
巍之美于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
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纘厲雖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
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
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
舉能爲先務則郡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
于此矣尚書杜預之任是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

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

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常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誓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

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諭經涉二年而寔頗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典寧一之譽故能光隆于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于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疾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辯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

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于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辯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圍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于其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類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

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
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大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
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
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為尚書令本官
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
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貨賂有司奏
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
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
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于喪中往來不絕
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

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世貞曰
能拔大似
子美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
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
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
歟

贊曰舒言不矜意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
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音義

澠 彌淡反 矚 上芳鳳反 矚 下音附 總 音歲 阜 昨早反 鞮 當奚反 咳 古來
反 筭 音吁 稽 音啓 咎 音二 纒 音乙 縶 音減 賂 音求 願 音責

晉書列傳

卷十一

十一

反

晉書列傳卷十一終



晉書列傳卷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叅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

晉書列傳 卷十二
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叅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龔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旣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醢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

孫皓自語
有幹旋

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且成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且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休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

晉書列傳 卷十二
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禍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疎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琰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叅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
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
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
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
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及芻蕘斯乃
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
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
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
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
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
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
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
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
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
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
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
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
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晉書列傳卷十二
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婚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旣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許。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

劉辰翁曰以此為快是略無惜吝意也

鍾人傑曰太白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句用此

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軌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譖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居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溲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灰而令王濟灰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

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竝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王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

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能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差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歿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歿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克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歿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

晉書列傳 卷十二
軍唐彬攻吳丹楊尅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
險磧要害之處。竝以鐵鑠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
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
濟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
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鑠。然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
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
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
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
濟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濟自發蜀兵
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
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濟。
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濟軍旌旗器甲。滿江威勢
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
文於濟。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
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
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今者。猥煩六
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
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

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蹙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勿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

濬
趨捷情
可想

鍾人傑曰

二表皆曲

悉事理可

謂情文兩

到者

便當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
 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
 及渾濬彬等皆受克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
 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
 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
 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蹙來過共有所議
 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
 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
 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
 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
 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
 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
 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
 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
 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
 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
 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臨履之宥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
 策廟筭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

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闕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螿蟻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目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竝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嗜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非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殞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歿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恆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瞻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

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
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
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
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
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
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
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
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
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
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
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根疆宗取怨
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藟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
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歿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
根據磐牙竝處勢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
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
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
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

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叅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異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皆故其安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濟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濟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濟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

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
詔曰勿推拜濟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
置此營自濟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
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
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
陽縣侯邑萬戶封于彞陽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
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濟自以功大而
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
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濟之外親也謂濟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濟曰何謂也通曰
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
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
頗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
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濟功
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竝
表訟濟之屈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
後軍將軍王渾詣濟濟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
防如此濟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

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而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栢溫鎮江陵表言之言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虜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罄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

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叅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搖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

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兢。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愬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

千匹朝有疑議每叅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虜擿何等竝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叅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尅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戮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式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

全節

音義

廐	丑兩反	瑩	烏定反	皖	胡官反又反	艘	蘇遭反	仙駿	宙俊反	厭	二音反	
一葉反	壓	睢	雖音	艦	音	柿	芳廢反	險	積七迹反	蒼	壘反	
棹	亦權字	同	派	素音	要	音	樽	音	嗜	上子本反	蠢	丑江反又丑
閒	間之	廁	案	行	下孟反	青	所景反	顯	音	鏡	苦反	愛
廐	五罪反	洎	其器反	烽	音	閔	音	疆	音	場	音	莫

晉書列傳卷十一 終

晉書列傳卷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臣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蕪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

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齊王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齊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

晉書列傳 卷十三
一
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身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請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竝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爲左丞白哀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哀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

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
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
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
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
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
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
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
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
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
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
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
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官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
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其盡意化之君不
深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
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

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頗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焱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太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

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
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
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
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
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
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羣
望豈宜冲讓以自挹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
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紫
綬侍中貂蟬新青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
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
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
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
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
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南令貪濁
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
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
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
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

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
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
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疋
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
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疋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
曰臣二子疋病宐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
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
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楷紹

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

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
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
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
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
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
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
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
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于阿保斯
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
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
姓流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
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
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
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辦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盡思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
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

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

漢書曰
事簡歌更
古詩之流
逸者

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
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侍有童兒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著白接履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
京城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為寇
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
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

晉書列傳卷十三
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懼
帳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
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察佐或勸奏之簡曰
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
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
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
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
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

慚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
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
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
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極楚所求莫能自固
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絮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
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
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
錢菑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
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

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
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
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筭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
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
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
宣武塲觀覷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
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
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住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
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
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
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
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于濟曰昨游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
王戎談于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

劉昶翁曰
玄著猶沉
者

鍾人傑曰
公榮嘗自
稱勝公榮
者不可不
與飲不如
公榮者亦
不可不與
飲是公榮
者又不
可與飲
今未語用
意句翻案
鑿言故佳
王恩任曰
一言盡情
轉甚於甚

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
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
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
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
意亦復易敗耶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
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
議者以為知言龔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
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
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
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

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
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
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
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
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
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
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
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
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
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

正思任曰
跌從冬日
夏日來

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
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
能傷人濟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
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
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
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
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
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
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
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
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
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
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
大損宐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
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
博士王繇曰濟沖謫許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

帝反官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
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
二王聽讓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
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
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
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煥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遠

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譎之節自經典選未嘗
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
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
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
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
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頠
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家有好事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

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

陳壽曰
二語痛絕

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

辰德辰日
一語殊殊

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同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椽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

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爲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

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

王世貞曰
妙語實境

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如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讐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

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苻暕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晉書列傳 卷十三
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口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
歿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
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
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
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
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
術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
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
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儻衍
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
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

至世穆曰
兄弟間品
通書盡

天下切齒澄發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權極娛惠帝未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畧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顧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上息任曰
下滿送者
之意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權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咸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爲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
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濞流人四五
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晝夜縱酒投
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
塘山簡叅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
杜弢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沔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嶽羣寇亂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將
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寧
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
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
將軍澄使司馬母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
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
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
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
衛澄手嘗提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晉書列傳卷十三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
弼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
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
力士路戎搥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
澄之歿。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栢
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謚曰憲。長子詹
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
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威稱舒當為後來
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
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合辟為西曹。轉主簿。舍坐事
舒自繫。理舍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
劉弘收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
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
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
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
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
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

詐言我醉因遺稻其鼻炙其肩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其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廩廩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稻鼻炙肩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

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叅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

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視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守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

法續曰所
影相延為
与影謬

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一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
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
廣之肯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
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
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
廣意盃中虵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
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
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
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
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

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
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
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
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
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
顧顧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
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
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

矣。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

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

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

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

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

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

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

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

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

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

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

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

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

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

男易一女，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

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

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野成翁曰
一語坦然
散服之

王思任曰
晉朝若有
浩骨遺記
此言

史臣曰漢相清淨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墻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厥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
枝裸形捫鵠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揆將聖事乖躄指捺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肯
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
歟慙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
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宄神亂當年忠乖
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音義

宛	上於元反	咄	當沒反	適	音輿	歟	必遙反	畧	音騰
以證	下其俱反	埃	音	由	音	預	音	軌	音
反	烏皇反	疋	反	莫	迴反	焜	魚力反	虺	吼上呼
交反	下	疋	音	音	初六	標	力軌反	斂	五來反
呼垢反	附	音	下	音	初六	標	力軌反	斂	五來反

胡音無驚音卯又音反搯音烏草音反廡音許金音反搯音口洽音反池音反口音反

稻音反啖音徒齒音反瘳音翼鎬音的相音女日音反捫音反門音反跽音步孟音反懷音反

乃亂反

晉書列傳卷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榮陽開封人也高祖象漢大司農父秦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鑿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秦善撫養袤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

晉書及傳
空王朗辟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表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

北漢曰
表

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表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表。表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表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

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祚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日光祿大夫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宐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灰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篔簹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代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宐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袁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驟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驟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

爲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典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以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晉書列傳卷十四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
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
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
色而猶慙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
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
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
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
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
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
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

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
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遠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
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
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
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
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
廣陸伯秦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
公坐而論道內叅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
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
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觀
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
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
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
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叅傅儲宮不宜兼
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
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
夕轉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
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晉書列傳 卷十四
貧儉見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于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和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臥車各一乘第二駙
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
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
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
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
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
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
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
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
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
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
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盧杖終喪居外所
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
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
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
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

晉書列傳 卷十四
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北之火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歛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乂志

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
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
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
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歿穎表志爲
中書監留鄴叅署相府事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
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
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緄
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
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
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
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
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
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
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
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
振啓天子宐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陽志
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
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

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
敗顥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
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
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
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
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
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顥啓帝復穎還鄴以
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
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
顥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任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
卽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廻詣河北
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
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没志將妻
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
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遷尚武帝女
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
才辟太尉掾洛陽没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
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

攻粲敗走，謹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
 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謹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
 卽謹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
 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謹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
 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謹往投之。元帝
 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謹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於是卽加帑祭，累徵謹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
 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歿，弟遼代立，謹流離世故，
 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
 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出閣誅石氏，謹隨閣
 軍於襄陽。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謹名
 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
 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悲憲、北地傅暢並淪陷，
 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爲辱。謹每謂諸子曰：「吾身
 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
 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謹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

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
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
背表懼禍作頰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
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靖恭匪懈而
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
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羨表清澹退靜
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

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鑿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
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
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
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
昧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
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昧者多不可盡

晉書列傳 卷十四
十一
罪宐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
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士大鴻臚何遵奏廩
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爲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
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
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
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
及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戚
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
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闕於宅側
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廩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
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
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爲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

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
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
元三子混蒼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真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
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
子竝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

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

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侯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侍愍帝卽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

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

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

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

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

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卽召恒補

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

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晉書列傳 卷之四 十五
杜夔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卽便郊
柴宐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
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
而夔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
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
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
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剷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恒爲州大中正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歿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雅尋舊
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歿之日家無餘財
唯存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

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微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願徹暢願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林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
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
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
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
未久尋復授用異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
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
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
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宋已後廢
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太
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管城
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
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
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攸
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
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
郎惠帝卽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
及齊王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
書先是張華被誅周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
非羨駁之曰自夷手已下爭官各有差不得歸罪於
一人也故晏子曰為也必自取之觀難能任之里
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
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
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
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
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
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
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
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
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
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卽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
謚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
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
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
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
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於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進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於危亂
不墮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旣博雅表亦貞肅鑒績
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音義

表莫侯反 詡况羽反 覈下革反 邃雖遂反 諫力軌反 派十角反 輶
音 朝歌如字 轅音歷 缺窺瑞反 緜丑林反 禪音低 昧音求 瘖於
反 颯音叶 脂涉魚反 戇子降反 雱音干 覘勅庶反

晉書列傳卷十四

終

十一

晉書列傳

卷一百一十四

68-11652

